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續兒女英雄傳
第六十四回 聖主施恩赦海寇 慈親憶子染沉痾

上回書說至蔣、許二人同侯蒙來到天目山營中，三人進營參見田總兵已畢，將欽差的書信取出呈上。三人隨後參見顧師爺，又與眾人見禮。顧朗山忙向許、蔣二人問道：「安欽差一向可好？這一位是從哪裡來的？」許奮、蔣和遂將侯蒙底細來由代為表明，說：「欽差在鄧莊甚好，就是憂的天目山一時難破。如今好在侯蒙熟悉天目山中路徑，所以欽差特遣他來營，請師爺看信就知。那挖地道一事，與他商議行之，或可收功。」他們說話間，田總兵早將書信遞與顧師爺觀看，一面命中軍把那五十餘人開出名字，編入花名冊，作為新招兵卒，按名給他口糧，安排他住處，不要輕待了他們。中軍答應出去，一一分派，編冊書名，給他們五十餘人口糧，命百總、隊長將他們分做數棚居住，提過不表。

再說朗山看罷了信，已知底細，隨命許、侯、蔣三人取過戒刀，朗山細看，果是利刃，當與總兵計議，等明日領侯蒙去山背後先去砍伐荊棘，試試寶刀怎樣，中用不中用。又細問侯蒙：「當初入山，住了多少日子？如今真能記得方向地理麼？」

侯蒙道：「若不記得，焉敢戲言！但依小人所指方向挖去，大約不過二十餘里，即通山中牛眼洞。那洞在山僻之地，人跡罕到。止要通到此洞，慢慢引進兵丁藏好，出其不意，出洞殺人，他一時措手不及，一鼓而擒。推有挖地道之人，須五百名兵卒換替，挖道至少也得百日之期，方能挖通。明日小人先去斬荊伐棘，尋出挖道方向。請大人分一營在那裡下面紮營，就從營內挑選兵卒挖道，千萬不可走漏風聲。凡挖道之人，不准往他處走一步，軍令須嚴。」田、顧二人聞言大喜，深服侯蒙之計。

話休煩敘。次日顧、田二人與眾將同侯蒙出營，繞至山背後一看，果然山形直立，無路可通，山上也辨不清楚下面，何也？荊棘遮滿，數千百人藏身於下，上面也辨不出來。侯蒙當用戒刀去擇那粗而硬的老荊棘試刀，果然迎刃而斷，毫不費力。

當有週三高興，也來執刀試砍兩下，一陣亂砍，早已砍去無數荊棘，露出地皮，細看土色微紅。顧朗山道：「大凡土色紅者，下面無石，盡可放心從此挖道。」於是田總兵就派週三、謝標與許、蔣四人，隨同侯蒙在山背紮營，擇中精細心腹兵卒五百，交與五人，分派換替，暗暗挖道，不拘時日，但望挖通，就是大功告成了。

不言天目山營中挖地道，如今要表安欽差的事了。卻說那安公子與衛中丞會銜入奏的折子到了京師，由兵部掛號，交奏事處呈遞。天子將奏折看罷，又看安驥的夾片，請假三月就醫。

奏折內申明：「歐鶴、歐鵬雖為海寇，並未妄殺搶掠，其手下袁聲萬等五人先來投降，復勸歐鶴弟兄獻糧歸順，共得若干糧米，已解至營中，充作兵丁口糧，請旨加恩免罪，留營效力。至天目山賊險，要負隅久踞，一時難攻。臣晝夜思維，焦灼萬分，現患目疾，兼心悸之症。據醫雲，非靜養數十日，不能痊癒。營中事煩，又乏良醫，臣前過山東，曾在鄧莊養過病，知其地有醫，今乞恩賞假三月，往鄧莊就醫。營中之事，已函商衛撫。臣令總兵田某來營統帶，圍困天目山。一遇有機會可乘，即攻剿山賊。臣病稍愈，即行赴營，斷不敢久耽安逸，自外生成。」天子看過夾片，遂與樞臣共閱，即照所奏，恩准安驥賞假三月就醫，歐鶴、歐鵬准其投營效力贖罪，袁聲萬等五人先來投誠，賞給六品，留營差遣。天目山賊人著田某用心設謀攻取，無任潛逃，務須剿撫兼施，不得妄殺生靈。軍機大臣遵奉天子聖意，擬定口諭。天子看過，深合天裁，命即發抄。

眾大臣見了這一道旨意，都道安公子為國宣勞，致染病就醫，無不關切。惟烏大爺是接有安公子稟啟，知道並無大病，大約因有甚麼私訪之事，所以借病請假為名。但此事不知他曾寫家信向兩位大人細說明緣故否，若不說明，一旦閱邸抄，見他因病請假就醫，老師、師母又要不放心了。想罷，寫了一封稟啟，連安公子原信，一並封在一處，專人送至西山，交安老先生細閱。

那家人奉命，將信藏好懷中，拉過一匹馬騎上，加上一鞭，馬走如飛。出了內城，不多一會，已到西山鳳凰村安宅門外下馬。但見門庭蕭瑟，寂無人聲。那家人忙走到門房口叫應道：「有那位老哥哥在此，相煩通報老太爺一聲，有烏中堂的信呈上！」門房內當有戴勤聞聲，忙出來一看，認得是烏宅管家，慌忙讓座，說道：「許久不見，正在惦記，今日幸會，有何公幹，倒勞駕跑這一趟？大遠的道，真個辛苦了！」一面說話，忙叫打雜的拿開壺泡茶，又把煙袋點火，遞了過去。那爺們連稱打擾，說道：「先請將信函送上，請老太爺，老太太安。主人說等老太爺看過信，還要賞個回條，小弟好去銷差。」戴勤道：「如此，請老哥在此寬坐，等我進去回稟。」說罷，接過信函，忙往內宅去回事去了。

且說安老爺無事在家，每日含飴弄孫，十分快活。家中之事，全是兩個媳婦經管，老夫妻不用操心，惟有愛子離家一年有餘，雖然音信常通，究難見面。而且自從到了山東辦理賊寇，徵平了青雲山，攻破了羊角嶺，也算立下功勞，無如賊匪尚多，一時難以平定。身在軍營，東奔西走，空說有家眷同去，一邊在省城居住，一邊在營盤安身，相隔既遠，焉能照料？老夫妻每一念及，時刻焦愁。幸而兩個媳婦極意承歡，整日抱了兩個孩兒來老夫妻面前，引那孩子耍笑，以博二老寬心。提到兒子在外，不知何日方得回京團聚，那何、張二位更會說，說道：「公婆不必掛心，大約不久即可歸家。賊匪已經平了兩處，所剩無多，至遲再等一年半載，大功必然告成。公婆想，假如不放山東，竟去烏裡雅蘇台，又當如何？今日不過在山東千里之外而已，較之出口萬里程途，那才真是令人空想。」何、張二人一口同音，都以此言勸解。那安老爺倒也罷了，惟有那佟太夫人，任憑你怎樣勸，總是惦記著愛子，恨不能立刻就將山東賊匪辦完，回轉京師，一家團聚，才稱心滿意。

這一天，安老爺接著了安公子由省城發來家信，信內細述歐氏弟兄已投降，妻女四人現同家眷齊赴鄧莊，自己請病假就醫，亦赴鄧莊聚會，好商議攻山。雖奏折內是目疾請假，其實無恙，請父母放心。此間事略有頭緒，止要有人能熟悉天目山中路徑，即可挖地道暗入賊巢。刻與顧朗山商議，不愁無人熟悉路徑。團總兵現替統領營兵，一切軍務仍由朗山調遣。鄧翁所薦之四將，現隨同回家，俟男銷假時，一同赴營當差。周、郝四將仍在營中，田總兵相待甚優。褚一爺已實授都司，大姐姐而今是三品誥封淑人。將來再能立功，大可升至一二品大員；泰山鄧翁日後不難受一二品封贈，所謂皇天不負好心人也。家中二位大人，福體康健，兩媳侍奉，含飴弄孫，與男在家無異，請大人萬勿懸念云云。這信可謂寫得周到了，那知老夫妻接信後，老大耽驚。實老爺尚好，安太太見信中有請假就醫之語，心中如何放得下，直弄得朝夕盼望，恨不能即刻見面才好。兩位少夫人未嘗不慮及丈夫在外一載有餘，勞於王事，東西奔走，因要安慰二老，所以反做出無事人一樣，在旁勸解二老不用掛念。

那日正在上房談話，何、張兩位少夫人抱了孩子來與二老解悶，張親家太太也來了，正在引孩子頑笑，忽見戴勤進來說：「烏大爺有信給老爺請安。」說罷，把信呈上。安老爺且不看信，先從案上拿了個眼鏡，在手袖中取出小手巾，將眼鏡揩了一陣，揩得明亮，然後才戴上，把那烏大爺的一封信拿來拆開，從頭至尾看了一遍，又把安公子寄與烏老師的原信亦細看一遍，把信遞與安太太說：「太太，你看烏老大這封信，是為玉哥奏請病假就醫調治，怕我們不放心，特地寫信來安慰，又把玉哥寄與他的親筆信一並封了，送來給我們看，可謂周到之至。我想玉哥必無甚麼大病，看他這兩封信，都是自己寫的，精神飽滿，書法端楷，斷不是有病之人能如此寫的。太太，你盡可放心罷。」安太太聞言，忙把那信接過來細看，果然是烏大爺恐怕老師、師母不放心，特地安慰。細閱安公子原信，說是並無大病，因在營日久，煩悶異常，所以請假，暫為歇息。

身到鄧莊，又可與諸人見面云云。安太太看罷，對安老爺道：「烏家差來的人還在外面，老爺快寫回條，把玉哥原信交還，致謝他惦記。」安老爺道：「不錯。」忙開硯台研墨，用箋寫了回信，換了一個封套，把安公子原信一並裝好封起來，寫了外封，交與戴勤去交付烏宅來人。安太太道：「大遠的道，人家有個不餓的麼？看廚房裡有什麼現成麵食，端整些出去，給他充饑。再問他喝酒不喝酒，有的是酒，打一壺出去，預備幾樣菜，要好看些。」戴勤答應，忙到廚房中吩咐廚子，預備了四樣菜，燙了一壺酒，蒸了一盤饅頭，端了出來，讓烏宅來人吃。那人腹中正餓，也不客氣，登時白斟白酌，把一壺酒喝了一大半，吃了幾個饅頭。戴勤讓他再用些，那人道：「醉飽了，請老哥哥替我謝謝老太爺、老太太。」戴勤那才把回信交他揣在懷內。又喝了茶，才告辭出去，

拉過馬匹，翻身騎上，口稱「有罪」，打馬一鞭，往城內去了。

不言烏宅家人回宅復命。再說安老夫妻在上房敘話。安太太把烏大爺那信遞與二個媳婦看，說道：「他是怕我們放心不下，所以特地寫這信來安慰。據玉哥家信，也說是無甚麼大病。」

但是出外將近兩年，雖說平服了兩處賊匪，而妖僧未獲，尚有天目山白象嶺賊人未平，如今手下將官是有好些人，現在又添了歐家弟兄，還有兩個女子。據上回專差來人說的是鄧家莊住的那些改邪歸正之人，有個姓郝、姓謝的，也有兩個女子，說是深通武藝，連上歐家，倒有四個女子。倘他們真有本領，幫助平賊，不難成功，就是無人去籠羅他。玉哥是個男子，又是欽差，怎好去與女子兜搭？若得何家媳婦在場，大可把那四女子收在手下，做個女兵頭目。嘗看小書上說女將軍，納這四個女子，比較起來，真正是有女將軍了。」張姑娘聞言道：「婆婆還未曾看見過我們姐姐的本領呢。論姐姐那把倭刀，一張彈弓，慢說這四個女子萬不能及，就是古來那些女將，只怕也要甘拜下風。」安太太道：「我何嘗不佩服你姐姐本領！但如今比不得從前，現在他是一品夫人，怎好再去與賊匪交戰？所以說有了這四個女子，他們就是你姐姐一個替身。若能夠他聽你姐姐號令命他四人出陣，同你姐姐親身臨敵無異，一樣立功，卻免了姐姐拋頭露面。可借相隔甚遠，一時焉能去到那裡收服他四人呢？」安老爺道：「太太，萬事有個一定的道理，你我止好聽其自然，慮不了許多。等我寫信給玉哥，去問問他那四個女子，究竟能幫助出戰否？倘必須有人調度他們，那時就送何家媳婦去鄧莊，亦無不可。只要自己不出戰，一概隱瞞，誰人知道欽差夫人在此？況且是為國盡忠，達權即是守經，斷不至有人談笑。但是何家媳婦自於歸以來，已數年矣。家務操勞，加以生產，只怕那武藝也迴不如前。萬一與那四個女子講習，反不如他們，豈不令人貽笑？」

何姑娘聽了這話，心中想這話不錯，倒得預先演習，防備臨時見笑。這是他肚內的話，並未說出來，忙答應道：「兩軍對敵，全在用奇制勝，非比一人單槍獨馬，全靠本領。既有四個女子，只要能精一藝，皆可破陣。等日後有便，媳婦就去走一趟，一來看看九師傅，二來教導那四個女子。他們若果聰明，那彈弓是容易學的，會用彈弓，打去有准，比別樣武藝高多矣。」安老夫妻聞言，都說：「這話不錯，等看機會再定。」

當下兩位老夫妻覺得有些餓上來了，遂吩咐廚下預備晚餐。何、張二位少夫人一直伺候了二老用過晚餐，才退歸寢室用飯。

那張親家太太回到莊院，想著女婿在外將近二年，還未歸家，令人放心不下，還是許願求告佛天保佑，叫他早早成功，得以回家團聚。想罷，忙淨了手，在佛堂上焚起香來，跪在地下，向佛許願說道：「小婦人求告菩薩：佛力慈悲，保佑我女婿安驥在外平安，早早平服強盜，回轉京師，骨肉團聚。小婦人情願吃齋三載，每日子午焚香叩拜，伏乞菩薩靈感。」一面祝告，一面磕頭，直跪在地下，等香燃淨，方才起來。那張老頭兒也在佛前許願，是初一十五上廟燒香。

不言張老夫婦在家許願。再說安老夫婦到了二更後安寢。

安太太一心惦記著愛子，憑你怎樣勸解安慰，總丟不開。是日多吃了半碗飯，又因菜味稍咸，飯後發渴，連喝了兩碗茶。是夜起來小解，少穿了衣裳，忽受風邪，發時覺得怕冷鼻塞，翻來覆去，竟睡不安。一直到天明，方才昏昏沉沉睡去。到了次日起來的時候，使女來請，叫了幾聲，方才叫醒。口中答應，那知頭目昏暈，竟有些起不來了，遂吩咐使女道：「我覺得有些不舒服，懶得起來，你去告訴你兩位大奶奶一聲，叫他姊兒兩來替我尋點通關散來我聞聞，打個噴涕通通氣。我這鼻子不通，塞得難過。」使女聽太太這樣說，是染病起不了牀了，登時嚇得目瞪口呆，慌忙跑至兩位大奶奶住房中，一五一十數說一遍。何、張二人一聽婆婆忽然生病，心中老大吃驚，慌忙把頭梳好，穿上衣服，一同往上房來。那時安老爺是早已起來梳洗好的了，知道太太不舒服，忙到牀前問問病源，用手摸摸頭，有點發燒，遂出內房，到外面差人請醫生去了。那時何、張二人已來到房中，忙到牀前看視婆婆，細問怎樣忽然會病，忙向櫃內尋出臥龍丹，倒了少許。給安太太聞了，倒也打了兩個噴涕。安太太道：「我的口乾頭暈，週身疼痛，起不來的光景，是因昨夜起來小解，少穿衣服，受了涼了，等醫生彩看再說。」